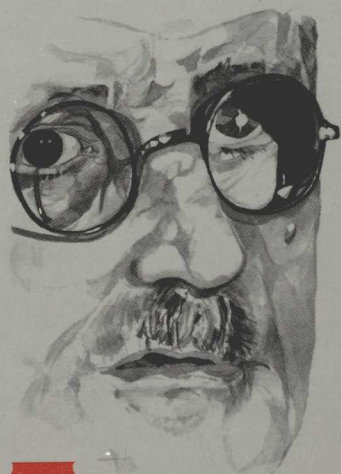


James Joyce

王逢振 刘象愚 主编



James Joyce

乔伊斯文集

都柏林人

Dubliners

[爱尔兰] 詹姆斯·乔伊斯 著 王逢振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王逢振 刘象愚 主编

James Joyce

乔伊斯文集

都柏林人

Dubliners

〔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 著 王逢振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都柏林人 / (爱尔兰) 乔伊斯 (Joyce, J.) 著; 王逢振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4
(乔伊斯文集)
ISBN 978 - 7 - 5327 - 6029 - 9

I. ①都… II. ①乔… ②王…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爱尔兰-现代 IV. ①I 56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0791 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James Joyce
DUBLINERS

都柏林人

[爱尔兰] 詹姆斯·乔伊斯 著 王逢振 译
责任编辑 / 冯 涛 装帧设计 / 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25 插页 6 字数 146,000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 - 6,000 册

ISBN 978 - 7 - 5327 - 6029 - 9/I · 3581
定价: 4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33 - 8510898



文集总序

乔伊斯是爱尔兰大作家，现代主义文学中大师级的人物，学术界大多数人的评价是，他是 20 世纪西方文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

在《乔伊斯文集》即将面世的时刻，对这样一位作家和这部文集做些解说显然是必要的，也是不无意义的。

一、乔伊斯的青少年时代

詹姆斯·乔伊斯 1882 年 2 月 2 日出生在都柏林市南郊一个比较富裕的人家。他的父亲约翰因为积极参与自由党候选人竞选都柏林市长的活动取得成功，受到奖励，被爱尔兰总督安排在都柏林税务局做终身收税员，这份工作轻松，收入丰厚，年薪 500 镑，按照当时的消费水平，应当属于中产阶级。父亲说，乔伊斯家族来自戈尔韦的一个望族，因此一直在家里高挂着代表家族荣耀的徽章。乔伊斯家祖上数代人都热衷于政治和社会活动，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曾积极支持爱尔兰民族自治运动。父亲多才多艺，为人幽默，爱好体育运动，有一副好嗓子，是当地出名的男高音，还喜爱演戏，不过，他也从祖上继承了不少毛病，如酗酒、不善理财、脾气暴躁等。家庭中几代人特别

是父亲的思想、品格、脾性以及优缺点对乔伊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都以不同形式出现在乔伊斯的作品中，《芬尼根守灵夜》中的主人公伊尔威克的原型来自他的父亲；1931年父亲去世时，乔伊斯对友人曾说到他：“《尤利西斯》的幽默是他的幽默，其中的人物是他的朋友，这本书写的整个儿就是他。”^①

父亲娶了酒类代理商的女儿简·默里，他们夫妇生了一堆孩子，在成活的孩子中，乔伊斯是4个兄弟6个姐妹中的老大。起初，他们的生活宽裕从容，衣食无忧，父母常常邀请亲朋好友来家中相聚，大家欢宴畅饮，弹琴唱歌，过得悠然自得，充满了欢乐和艺术趣味。但是随着孩子们的不断降生，家庭开支迅速增大，父亲不知节俭，嗜酒如命，又缺乏经营的头脑，因此经常出现入不敷出的局面。后来父亲因政局的变化和工作的失误丢掉了税务局的工作，只能靠领取少许退休金过日子，他们的生活从此开始陷入彻底的困境，只能靠不断抵押房地产，不断举债，不断搬家，不断降低生活水准来维持，家境的突变使家庭生活的氛围迅速恶化，由于家庭破产，债台高筑，喝得烂醉的父亲经常与母亲发生争执，甚至向她施暴，原本幸福和谐的亲情关系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冷漠和相互敌视。乔伊斯的青少年时期有相当一部分光阴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度过的。

乔伊斯天资聪慧，悟性极高。当他幼年随家庭女教师接受启蒙教育时，在阅读、写作、算术、地理以及诗歌吟诵等方面已经表现出很强的接受力；他生性顽劣，又极富想象力，他们家兄弟姐妹与邻居家

^① 这里，乔伊斯的原话是：The humor of *Ulysses* is his; its people are his friends. The book is his spittin' image. 参见 Richard Ellmann, *James Joy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2。

的孩子们一起玩，他总是孩子王；他还经常编排些关于地狱之类的小戏，让弟妹们演亚当和夏娃，他演蛇（魔鬼）；如果哪个弟妹做了错事，他就叫他（她）躺在一辆红色小推车下面，他则戴顶圆锥形红色绒线帽，狰狞地嗷嗷叫着，意思是用地狱之火烧死罪人；他还常玩些恶作剧，一次聚会上，他居然将咸盐偷偷放进了玩伴们的饮料中，弄得大家哭笑不得。他像父亲一样，有一副美妙的男高音嗓子，6岁那年就与父母一起在一个业余音乐会上同台演唱。

乔伊斯的父亲对他期许甚高，决定给他爱尔兰最好的基础教育，于是在1888年9月将他送进克朗哥斯森林学校。这是一所由耶稣会教士办的精英学校，那里的教士有着很好的知识水准和教学能力。乔伊斯在这所学校完成了大部分小学课程，表现了过人的聪明才智，他的记忆力惊人的好，吸收各种驳杂的知识，可以经久不忘，背诗歌与散文，可以过目成诵，他的学习成绩很快就在班上名列前茅；他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得了不少奖杯；他的演唱才能引人瞩目；他还有非凡的勇气和抗争精神，一次一个同学将他的眼镜打碎了，老师误以为他为逃避学习故意把自己的眼镜打碎，错误地惩罚了他，他不是像一般孩子那样忍气吞声，而是勇敢地向校长提出抗议，获得了支持。这个细节被他用在了《青年艺术家画像》中。当然，他也有曾因“说粗话”遭到责打手心的不良记录。但就总体而言，乔伊斯在这段学习中收获颇丰，特别是对耶稣会教义与种种仪式有了深入的了解，后来他曾对一位雕刻家朋友说，他“学到了安排事物的方法”，大大提高了观察和判断事物的能力。

乔伊斯进入克朗哥斯学校大约3年之后，父亲失去了收入优厚的工作，仅靠一年132英镑的退休金已经无法维持生活，幸亏老家还有些

房产，使他们没有立即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但他们家的生活从此便急转直下，不得不靠典当抵押，借债度日，还要不断搬家以节约开支。乔伊斯也不得不在 1891 年 6 月从克朗哥斯退学，辍学一段时间之后，曾短期在一所以贫民子弟为主的学校继续学业。后来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父亲遇到了贝尔维迪尔学校的教务长康米神父，这位原克朗哥斯的老校长，对乔伊斯印象甚好，在得知他们的现状之后，大为同情，于是慷慨相助，帮乔伊斯和他的大弟弄到了进入贝尔维迪尔学校的免费名额，使乔伊斯兄弟于 1893 年 4 月之后再次进入了著名的耶稣会学校。

在贝尔维迪尔，乔伊斯开始自觉地刻苦攻读，进一步展示了自己超群的智力。他的英文作文清新机警而富于思辨，很快引起了老师们的注意。英文老师邓普西常常在班上将他的作文作为范文宣读，还说他“满脑袋都是思想”。^①他的学习成绩出类拔萃，进入这所学校第二年的春季全国联考，他是最高奖得主之一，获得了 20 镑奖金。除拉丁语和法语之外，他又选修了意大利语作为第三门外语。此后两年他连续获得奖学金，在这所学校的第四年，他的英语作文被推举为本年级全爱尔兰的最佳范文，并获得 3 镑奖金。这使他成为该校最引人瞩目的优秀学生之一。随着年龄的增长，进入高年级之后，他萌发了性冲动，产生了厌倦宗教圣职的倾向；在学术志向上，决心投身文学艺术事业，开始尝试创作散文和诗歌。

1898 年秋，乔伊斯进入都柏林大学学院。第一学年，他把主要精

① 邓普西的原话是，乔伊斯是“a boy with a plethora of ideas in his head”。参见 Stanislaus Joyce, *My Brother's Keeper*, The Viking Press, 1958, p. 58。

力放在了外语的学习上。他在语言学习上的天赋令教意大利语与法语的本族语教师刮目相看。他读意大利诗歌和短篇作品，和老师讨论但丁、邓南遮等意大利作家，像对于艾略特、庞德、叶芝等现代主义作家一样极口赞誉但丁，却对弥尔顿表示不屑；认为邓南遮的《火焰》是自福楼拜以来最好的小说。他对意大利文学的广博知识与审美判断，获得了老师的高度评价。有一次，他写了一篇论《钟》的法语文章，文中用了一些象声词，还用了 *idee-mere* 作为 *leitmotif* 的对应词。*leitmotif* 原是德文词汇，意为音乐中反复出现的主导音型，文学中常常借来指反复出现的题旨，后来也进入了英、法等西方语言中。乔伊斯别出心裁，拈出 *idee-mere* 这个冷僻的词，法语课上，老师对此大加赞赏，竟然脱口说“就凭这，我就把女儿嫁给你”。^①

4年的大学生活中，乔伊斯逐渐放松了对于学习成绩的关注，而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关于人生、社会与文学的思考与写作中。他积极参加“文学与历史学会”的讨论和演讲。他的兴趣集中在戏剧上，在第二学年就写出了全面评价、高度赞扬易卜生的论文《戏剧与人生》，此文认为古希腊戏剧太程式化，莎士比亚戏剧不过是“对话式的文学”，也过时了；高乃依、梅塔斯塔齐奥、卡尔德隆等剧作家也都无足轻重，因为他们只注重情节，玩的不过是些幼稚的把戏；只有易卜生这样当代的新戏剧艺术家才真正值得重视。乔伊斯认为戏剧与文学不同，戏剧高于文学，文学表现个人的独特性；而戏剧却表现“人性中不变的法则”，传达人生的真谛。在他看来，易卜生正是当代新戏剧的代表。这篇文章宣讲后引来了不少批评，但乔伊斯坚持自

① 法语教师说：For that I will give you my daughter. 参见 Richard Ellmann, *James Joy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60.

己的戏剧观，并在不久的《双周评论》上发表了赞颂易卜生新剧《当我们死而复苏时》的剧评，这篇剧评的发表不仅使他的论敌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他的观点，也使不少支持他的同学获得鼓舞。乔伊斯关于戏剧与文学的这些观点自然可以商榷，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文学也好，戏剧也好，必须贴近现实生活，表现真实的人生，这是大家公认的创作原则，也是乔伊斯的追求。这篇剧评发表后，易卜生很快给予了首肯，易卜生的表彰更坚定了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文学创作的决心，事实上，他后来的全部小说不仅是高度戏剧化的作品，也是在虚构中表现现实生活的典范之作。

在大学的后两年，乔伊斯把全副精力都放到了语言和文学上。他的阅读更加广博，从文学到哲学、宗教，他无所不读，他甚至还阅读过《佛教教义问答》之类的书籍。著名的乔伊斯传记作者理查德·埃尔蒙说：“要确切说出 19 世纪后期出版的富有创意的重要著作，哪些乔伊斯没有读过，是很困难的。”^①为了读懂易卜生的著作，他开始学习挪威语；为了阅读豪普特曼当时尚无英译的剧作，他开始学习德语。他还开始翻译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魏尔兰的诗作。同时，他开始尝试写诗歌、剧本和一些后来集为《灵显》的片断文字，他还翻译了豪普特曼的两个剧本《日出之前》和《迈克尔·克雷默》。他把自己最初的剧作《光辉的事业》寄给易卜生戏剧的著名英译者威廉·阿彻求教，阿彻认真阅读了剧本，给了回信，既充分肯定了他的才能、舞台想象力和轻松自如而又有效地驾驭对话的天才，同时又指出此剧背景太大、人物太多、主题不集中等不足。阿彻诚挚中肯的批评尽管对乔伊斯

^① 参见 Richard Ellmann, *James Joy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75.

不无助益，但却让他不能不感到扫兴，也许正因为此，他把这部作品的手稿销毁了。事实上，阿彻这里所说的缺点恰恰成了乔伊斯后来几部主要作品的优点，即以庞大、混乱的场景为依托，再慢慢集中到一对男女的关系上，这正是《尤利西斯》、《芬尼根守灵夜》的基本手法。

1902年，乔伊斯从都柏林大学学院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开始的头两年中，尽管他对文学创作充满自信，但职业取向并不十分明确，他先到爱尔兰皇家大学医学院去注册，随后到巴黎仍在寻求进入医学院的途径，旁听医学院的课程，但他的兴趣和理想无疑在文学创作上。在进入文学界的道路上，他曾获得当时已经蜚声文坛的爱尔兰诗人叶芝、拉塞尔、格雷戈里夫人等人的赏识和支持。在个人生活中，他结识了将与他终生为伴的女友诺拉·巴纳克尔。在巴黎与都柏林之间往返两次后，终于决心离开故国，到欧洲大陆创造新的生活与未来。1904年，他携女伴第三次来到巴黎，随后辗转波拉、罗马、的里雅斯特、巴黎、苏黎世等地，一边教英文，一边搞创作，开始了一个充满曲折与艰辛的创作历程，最终取得了震撼世界的成就，成为20世纪的文学泰斗。

二、乔伊斯的创作

乔伊斯生活与创作的时代正是爱尔兰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爱尔兰从12世纪被英国征服，长期处于英国统治下，自19世纪中期的大饥荒之后，半个多世纪以来，经济凋敝，灾难不断，人民贫困，社会生活处于剧烈动荡之中。从19世纪末起，爱尔兰人民在民族英雄帕内尔领导下掀起轰轰烈烈的民族自治运动，然而由于英国统治者

的破坏和内部的矛盾，加上帕内尔个人生活失于检点，给蓄谋颠覆他的政敌们留下了可乘之机。帕内尔被攻下台后，爱尔兰民族运动受到极大损害，新的领导者大多是不学无术，猥琐无行之徒，他们毫无政见，却争权夺利，巧取豪夺，致使原本蓬勃发展的民族运动陷于崩溃的境地。乔伊斯十分崇敬帕内尔，对后来那些民族运动的领导者和渗透社会各个层面的天主教反动势力深恶痛绝。他深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但也清醒地看到其没落与颓败的现实。在家庭生活常不如意，爱尔兰政局混乱，经济衰退，民不聊生，社会生活瘫痪，到处弥漫着悲观气氛的大环境下，他深感失望，他要出走，去寻找新的生活，通过文学创作充实自己的物质与精神世界，同时在道德上、精神上疗救自己的祖国。在1904年8月29日写给诺拉的信中，他坦诚地披露自己的心迹说：“我的内心拒绝接受整个现行的社会秩序和基督教——家庭、公认的美德、阶级与宗教教义。”“六年前，我怀着深仇大恨离开了天主教，出于天性，我再不能置身其中了。”^①乔伊斯公开表明向现实的丑恶、伪善宣战的姿态，他是怀着对爱尔兰既爱又恨的心理去国离乡的，这年他携诺拉奔走欧陆，既是去寻求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创造新生活，也是去寻求拯救爱尔兰民族与国家的可能性；这既是他的自我放逐之旅，也是他创造经典杰作，建立不朽文名之旅。

19世纪初的都柏林汇聚了一批才华横溢、声名显赫的文人，叶

① 乔伊斯说：“My mind rejects the whole present social order and Christianity — home, the recognized virtues, classes of life, and religious doctrines.” “Six years ago, I left Catholic Church, hating it most fervently. I found it impossible for me to remain in it on account of the impulses of my nature.” 参见 Richard Ellmann ed., *Selected Joyce Letters*, The Viking Press, 1975, p. 25.

芝在诗歌、戏剧创作以及爱尔兰神话与民间文学的挖掘与整理上已经取得公认的成就；乔治·穆尔的小说与戏剧创作早已蜚声海外；格雷戈里夫人的戏剧创作与拉塞尔的诗歌创作也都名噪一时，这些爱尔兰的文坛巨子团结了一批才能出众的文学青年，配合社会各阶层日益高涨的民族独立意识，发起了一场旨在弘扬民族精神与文化传统的文艺复兴运动，他们建立了名为“艾比”的爱尔兰民族剧院，在爱尔兰久远的神话与民间文化中发掘素材与思想，上演以民族文化素材为主的戏剧，试图以弘扬传统与民族文化唤起民众，实现爱尔兰的民族独立。乔伊斯对这些文学前辈的才华与成就非常崇敬，但对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的取向却不认同，在他看来，当代的文学创作不应向后看，而应向前看，应该更多地关注当下的社会现实，而不是远离现实，遁入远古的时空中，他渴望在社会现实的基础上飞升，在展示现实的过程中有所发现和创造。关注现实，刻意求新，这正是乔伊斯创作中贯穿始终的两个原则。

从 19 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文艺思潮随时代与社会变迁，发生了较大变化。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外，现代主义思潮开始引人注目地发展起来，象征主义、唯美主义、超现实主义等运动对传统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形成既继承又反叛的态势，到乔氏开始创作的世纪初的二三十年间，现代主义进入了盛期，文学中的形式主义、达达主义、意识流、意象主义，艺术中的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立体派、野兽派、抽象主义等种种现代主义开始向极端发展，对西方文学艺术传统形成巨大的挑战，从而使 20 世纪上半叶的西方文学艺术成为以现代主义为主流的时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乔伊斯的创作尽管经历了从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发展的路径，但却更多地受

到这些现代主义潮流的强烈影响，他在小说形式与内容方面的大幅度革新与创造，形成了现代主义小说的典范，对后世的小说创作影响甚大。

从1904年辗转欧陆到1941年逝世，乔伊斯主要创作了几十首诗、一部剧作和四部小说。小说代表了他创作的最高成就。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基本上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但有一定象征色彩。它包括15个故事，这些故事既能独立成篇又相互关联，可以按照童年、青少年、成年和社会活动的线索去理解。乔伊斯力图通过这些故事展示都柏林麻木、瘫痪、没落、衰朽的情状，表现都柏林人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挫折、感受的苦难、产生的幻灭和精神顿悟。在写给《都柏林人》的出版者格兰特·理查兹的信中，他明确地说，他写这部作品的目的就是要为他的祖国写一篇“道德史”，因为他看到都柏林已经成了一个“瘫痪的中心”，^①他要让世人深刻认识这一点，从而找到疗救的途径。这些故事显然受到福楼拜、契诃夫等前辈大师的影响。《青年艺术家画像》显出了更多的现代主义意味，它糅合了意识流与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可以说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参半的作品。这部作品有着极强的自传性，主人公斯蒂芬经历过的事，乔伊斯几乎都经历过。乔伊斯力图表现具有诗人气质的艺术家从婴幼儿时期直到成年的心理和精神成长过程。斯蒂芬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是在家庭生活的平庸、宗教氛围的压抑、社会环境的虚伪与冷漠中度过的。他长期为独立的人格、精神的自由而斗争，最终丢弃了宗教信仰，拒绝了

① 乔伊斯的原话是：My intention was to write a chapter of the moral history of my country and I chose Dublin for the scene because that city seemed to me the centre of paralysis. 参见 Richard Ellmann ed., *Selected Joyce Letters*, The Viking Press, 1975, p. 83.

耶稣会的圣职，决心在自我放逐和自由的艺术创造中实现自己的梦想。这部作品有着“教育小说”（或称“启悟小说”）的结构。它的出版为乔伊斯赢得了声誉。1922年出版的《尤利西斯》是经典的现代主义作品。乔伊斯在这部作品中摒弃了传统小说编故事的叙事模式，以荷马史诗《奥德修纪》的象征结构总揽全篇，采用意识流、心理现实主义等多种现代主义手法以及游戏的笔墨，写勃鲁姆、斯蒂芬、莫莉三个人1904年6月16日从早8时到次日凌晨2时许18个多小时在都柏林的活动和精神历程。作品试图展示爱尔兰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写出人性的复杂多样。作品完全置情节和人物不顾的做法虽然未必十分可取，但在展示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度与广度上，却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途径，为后世树立了典范。它变革了传统，超越了传统，正是在创造的意义上，它被公认为现代主义的典范之作。1939年问世的《芬尼根守灵夜》大约经历了近20年的创作历程。这部作品的晦涩和神秘大大超越了已经相当难读的《尤利西斯》。乔伊斯在这部作品中把意识流、语言实验和文字游戏推到了极端。全书写一家人一夜之间的梦呓。如果说《尤利西斯》是一本写白天的书，《芬尼根守灵夜》则是一本写黑夜的书。这本书表现历史不断循环往复，人类文明按轮回方式发展演变的观念。乔伊斯在谋篇布局时借鉴了维柯的历史循环论、布鲁诺和库萨的尼古拉的对立统一论以及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等理论资源，展示人在睡梦中朦胧与不确定的意识，在暗夜的睡梦中，以无所不包的宏伟气势，呈现出广袤无垠的时空，将人类的历史、现在、未来和自然、宇宙的博大、庞杂尽收其中。从总体上说，这部作品将神话与科学、现代观念与古老智慧、崇高与卑微、玄奥与明晰……融合在一起，试图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展示人生与世界，

给读者留下了无穷无尽的读解空间。

就内容和主题而言，这四部小说始终没有离开爱尔兰的人和事。乔伊斯以都柏林和都柏林人为起点，将审视和拷问的目光推向了世界与全人类，他笔下的都柏林是整个世界的缩影，那些具体的都柏林人，无论是《死者》中的加布里埃尔，《青年艺术家画像》中的斯蒂芬，还是《尤利西斯》中的勃鲁姆和莫莉，《芬尼根守灵夜》中的HCE和ALP，既是每一个人，又是大写的“人”。他们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代表，既有我们大家都有的七情六欲，又有我们都可能有的爱恨情仇，既有天使般的善良，又有魔鬼般的丑恶。读者将从他们身上不同程度地看到自己的影子。

就艺术形式与技巧而言，这四部小说对传统既有继承，又有颠覆性的创造。乔伊斯以渐进的手法，在《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中将革故鼎新的现代主义观念和技巧发挥到了极致。这两部作品都有迷宫般的、万花筒般的结构，融史诗、神话、民间传说、音乐、艺术、哲学、宗教、历史、心理学、自然科学为一体，形成了百科全书般的渊博。就叙事模式而言，这两部作品对现代英语乃至欧洲语言采取了革命性的颠覆立场，书中的许多语法、句式、一半甚至一多半词语都突破了读者熟悉的传统小说样式，乔伊斯大量创制新词新字，夹杂大量的俗语、俚语、外来语、双关语和文字游戏，大大增加了陌生感与艰涩感。乔伊斯在谈到《尤利西斯》时曾说，“我在书中设置了大量谜团，要弄清它们的真意，足够教授们争辩几百年了。”^①乔

① 乔伊斯的原话是：I have put in so many enigmas and puzzles that will keep the professors busy for centuries arguing over what I meant. 参见 Richard Ellmann, *James Joy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521.

伊斯试图以这样极端的方式实现自身的不朽，他做到了。正是对人生与现实的专注以及在形式上的极端变革，使《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成为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文学中难以跨越的经典，从而奠定了乔伊斯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乃至西方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三、乔伊斯接受与批评史略

乔伊斯的作品被接受有一个曲折、艰辛的过程。事实上，他的小说、诗作、戏剧，几乎每一部，其问世和被认可都是相当不容易的。他的第一部作品诗集《室内乐》遭遇了三次退稿以及手稿丢失等磨难，等待了大约3年才得以出版；第二部作品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和长篇小说《青年艺术家画像》经过了更多的反复，退稿，修改，前者从1905年直到1914年出版，经历近10年；后者从1904年构思和完成、寻求出版，到《英雄斯蒂芬》以及《青年艺术家画像》的演变、在杂志上连载，经历了更长的时间，直到1916年才最终成书；剧本《流亡者》的出版和演出同样遭遇了种种阻隔；《尤利西斯》遭受的磨难就更多；《芬尼根守灵夜》遭受的磨难虽然相对较少，但同样不顺利。

《尤利西斯》从1914年末1915年初开始全面构思，到1922年最终成书，经历的苦难是难以想象的。虽然从1918年3月开始，由于美国诗人庞德的大力支持，美国杂志《小评论》开始连载这部作品，不久，伦敦的《自我主义者》也开始连载。但是，纽约一个类似扫黄除恶的机构却始终盯着这部作品不放，他们声称作品中有邪恶、淫秽的内容，因而不断扣留、烧毁寄到当地的《小评论》，更为严重的是，